

◎人生絮语



2021年的词语

2021年案前台历上的最后几张,风掀纸薄。

这一年时光的川流不息,凝视生命的河床,时间这把散发凛冽之光的利刃,在河床上到底镌刻下了哪些词语。

离别。在这世间,离别是分分秒秒发生的事,有些离别,就是永别。死亡好比凉爽的夏夜,莎翁这句话,让死亡带着秋叶的静美与薄凉。爸爸是在秋深季节和我永别的。这一次永别,实在是出乎了我的意料。平常仔细端详过爸爸的面相,嘴唇到鼻翼之间的距离比一般人宽,耳垂大且长,按照民间说法,这是长寿之相。爸爸的寿年,我心里预期是按照越过90岁生命线来对待的。平时心里涌动着很多念头,去多陪陪爸妈,但往往以事情忙、社交应酬为由给自己解脱了,其实很多时候,是被虚度和发呆的时间耗费着。爸爸突然发作的一场疾病,彻底粉碎了那些去陪陪他看山看水看老亲戚老朋友的念头。爸爸在医院昏迷半个月后,张大着嘴,喉咙里发出咕噜一声响,吐尽了在人世的最后一口气。爸爸眼睛闭上,嘴还张着,我用力合上,我明白,爸爸还有很多话想说出来。这些没有说出的话,从今以后,我只有在凝望天上星星闪烁时,同他默默交流了。在家里,爸爸坐的那个凹成了小坑的沙发,而今我坐在上面,感觉还有爸爸温热的阵阵体温。

怀念。也是秋深季节,一个母亲般慈爱模样的女诗人离世了,我用双手摸着自己的左右心房,感觉也经历了内心的挫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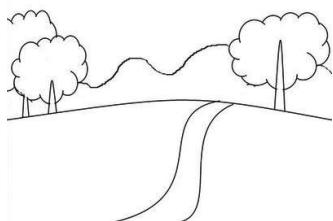
人到中年,油腻与烟尘携裹着心房,望一眼这世间,我需要保持适当克制与冷漠。但这个女诗人的诗,每读一次,就温存着一直在嗷嗷待哺的心房,古铜色浸润后的沧桑岁月光芒,是她诗歌的色彩。我还在等着她的新诗,她就悄然隐身到了温柔世界的果园里,寡言,微笑,慈悲,是她留给我的表情。她是诗人傅天琳,很多文友亲切地唤她“傅妈妈”,她总是含笑点头。“思想的翼悄悄振动/一层薄薄的油脂溢出毛孔/那是它滚沸的爱在痛苦中煎熬/它终将以从容的节奏燃烧和熄灭/哦,柠檬/这无疑是果林中

最具韧性的树种……”初冬季,我到离城50多公里外的一个柠檬之乡游览,望着漫山遍野中那娓娓道来的黄,天幕上,云霄里传来诗人那《柠檬黄了》的诵读,声声悦耳,声声润心。在这个时代,做一个被读者铭记的诗人,其实是幸福的,因为诗歌的生命,可以上下数千年。今年秋天,那试验田里高粱一样的巨形稻子熟了,一根稻穗上结满了300多粒稻子,金灿灿地压弯了约2米高的稻秆。这是大地之子袁隆平的梦想。“妈妈,稻子熟了,我来看您了”,那一年,这个水稻赤子给另一个世界的妈妈写了一封深情的信。在2021年春天离别世间的袁隆平老人,而今,他的禾下乘凉梦实现了,他那皱纹垒起的脸,总让我幻化成大地之上层层稻田的形状。当我一趟一趟地踏足田野,凝视一粒水稻在日月星辰风雷雨电中经历了秧苗分蘖期、幼穗发育期、拔节孕穗期、抽穗开花期、灌浆结实期,稻田上空依然传来这个平和老人的殷殷嘱托:“人就像种子,要做一粒好种子。”

文友。2021年,会见了几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老县城文友。这些年,无论是生活在同城或异乡,我们都再也没有了再见一次面的愿望,那些往日热情已燃成了时间的灰烬,炉火亦疲惫。再见面后,恍然中有出土文物般的尘灰之感,我们靠记忆复活了曾经被梦想充血的日子,当年那荷尔蒙的激情分泌之中显得幼稚而荒诞,却又深深怀念,出走半生归来还余半生的时光之舟中,妄想依靠刻舟求剑之中的一张旧船票,却是再也登不上那一艘记忆剪影中的客船了。一个已过六旬的文友,3年时间出版了4部长篇小说。那文友送我书,我在岁末的床头灯下,把手机设置成静音慢读。我竟然靠久违的耐心,花了8个夜晚的时间,读完了一部长篇小说。

镌刻在2021年的词语,还有阅读、游泳、喝酒、牵挂、唠叨等等,它们,最终成为生命词典里静默的存在。 文/李 晓

◎青青左岸



与树为邻

旧居闹市中,楼前砌土为埂,楼下桂花树,埂上排列香樟与合欢。尤其是那合欢,枝叶繁茂,伸展开来,占据半栋楼。

身居六楼顶推窗,我喜欢

打量它们。梅雨初始,俯望楼下,几乎要被粉红合欢花与绿叶覆盖。有举伞邻居行走,树影里,花叶间,忽隐忽现。

雨水细碎,脚步不紧不慢。

抽闲下午,看雨,也是等镜头里合欢树下走过的花伞。像雨窗后斑驳色彩,明净于青绿间,有抹润目亮色游动。

想起近期,热读起的文字,干净不染浮尘。

决定迁往城边,近于湖,择一地而渐老,最后徘徊两栋户型相同的宅楼。

其中一户,行到半坡,楼侧浓荫小路。楼前小道围着草坪,只见一棵朴树生长,也许空阔,枝干任意舒展,配着装点几块假山石,像盆景。

绕楼走一圈,多半草木环绕。润楠、香樟、枫香、桂树、栾树、冬青,还有我叫不上名字的植物,郁郁葱葱。相比后排那栋楼前少树,有了第一好感。

上九楼,进房间,走进朝南卧室,隔窗俯望,忽然发现楼脚边生长一棵乌柏。转去阳台,换个角度打量。与她隔着小道体态丰腴的栾树相比,乌柏显得瘦削,枝干却轻盈。

目视中,那一刻就喜欢上了。她也仰视,顾盼生辉,怔怔着。忽然身后中介姑娘问起,先生你中意这套房么?

我目光依旧落在树上。只念叨,喜欢,喜欢这户,选了。

经常从乌柏树下走,或石凳小坐,抬眼望去,像是对话。

不过还是喜欢隔着距离打量她。枝干形体,多姿柔和。不像近在树下,仰望中,只见枝杈朝天,颇有些高冷。

秋将尽,便心念着过江,去徽州府地上与宏村为邻的塔川。塔川村落里聚着乌柏,霜后大片叶红映着绿野,在朝雾中犹如幻境。很是填饱镜头。

去年去皖西南,扎进大别山里,漫山叠翠,绿浓得化不开。车在深山行,一转弯,忽然跳出大片乌柏林,心一亮,感觉深秋色彩更生动起来。

生在楼角独一棵乌柏,在众木之间颇有些小资。不像邻树挺拔高大,或者华冠遮天蔽日。乌柏细腰身,瘦枝干,随着时节变着色彩。

那日半躺飘窗软垫上,翻书,忽读到宋人林逋的《水亭秋日偶成》,诗中写道“巾子峰头鸟白树,微霜未落已先红。凭栏高看复下看,半在石池波影中。”隔窗望乌柏,亦如诗中写。

近日,冬已渐深,飞鸟时来,或停于枝头。不及寒风起,柏叶纷纷落尽,树骨黑枝,留下乌柏籽,白如粒,远望,形若白梅点点。想起陆游《咏梅》所写。“前村乌柏熟,疑是早梅花。”

八十多年前一个冬天,郁达夫曾在《江南的冬景》这般写道,“江南的地质丰腴而润泽,所以含得住热气,养得住植物;因而长江

一带,芦花可以到冬至而不败,红时也有时候会保持住三个月以上的生命。像钱塘江两岸的乌柏树,则红叶落后,还有雪白的柏子挂在枝头,一点一丛,用照相机照将出来,可以乱梅花之真。”

这日近晚,乌柏树下路灯初亮,微黄背景下,那些几近乱梅花之真的乌柏籽,在我相机里映有归家的身影,点点梅白,绰约中不仅有树,还有熟悉的人。

几棵栾树生,隔着小路与乌柏相应。夏末秋初,金黄小花铺满树冠,入秋后,红色蒴果与鲜黄色秋色叶交相辉映。花艳似碎金,一簇簇沉浸在绿色之上,分外耀眼。

日子里,推窗见苍山,有若湖边屏障。茫茫绿色中,栾叶金黄点缀山林。邻家说。栾花果,桂香也就近了。今年香桂迟开,留在十月里,围楼夜归,沁香袭人,不能拒绝中。

冬日寒起,一日晨风大作。相机镜头中,乌柏彩叶凌乱,画面中颇似油彩。登高楼,风有湖浪声,再望朴树,婆娑中长袖善舞,忽然一刻,使出全身力气,抖尽满身叶,往空中猛地抛洒开来,忽而草坪一地橙红。极尽辉煌。

走到楼下观望,只见阴霾天空下,朴树褪尽华裳,灰青裸枝,空余萧瑟。似是深冬余时,经历一场凤凰涅槃。

这年,与树呼吸,和树为邻。看它枝繁叶茂。花开花落。看它枝叶散尽,藏纳归隐。

岁月里芸芸众生,像树一样生长,喧哗与沉寂,欢乐与忧伤。树可年年轮回,众生不成,浮生有限,终是时空里匆匆过客。文/杨 钧

◎往事情怀



自行车情节

这几年,满街都是共享单车,有蓝的、绿的、黄的,还有电动助力的,五花八门。这些单车确实给我们市内出行带来了极大方便。

如今的自行车已成了小件商品,已经“共享了的单车”自行车,曾是我儿时做梦都得到、而得不到的贵重家当。那个年代是物质匮乏的,据说城市家庭凭票供应,双职工家庭东借西凑能够买得起自行车。但是对我这样生活在农村家庭的孩子来说,得到它可以说是天方夜谭。父母的微博收入平均起来家庭每个成员不足六元,用来解决所有生活支出,包括柴米油盐、我

们兄妹五人的学费、住宿费、穿戴等等,现在想起来父母不知是怎么应付过来的。记得所有衣服都母亲缝制的,还打布丁。我至今还珍藏着妈妈缝制一件中山装,是上大学时的“正装”,后背泛白,领口打了一条布丁。一日三餐吃的是玉米高粱不说,还不饱,吃了上顿愁下顿,终日更是闻不到腥味。这样的生活窘境哪敢想拥有一辆自行车。

当年,父亲赊账从亲戚那里买来一头小母牛。父亲说母牛犊四十块钱。小牛犊长得很快,没过两年就生了个小花牛犊,这可把我们一家高兴坏了!不说我们家里家产多了,自家还开始产奶了,母亲每天早上早早起来挤奶,挤出的牛奶有时吃不完还做奶豆腐。小牛犊一天天长大,很快长到三岁,母牛又生了小牛。

这时我也要上中学了。因为中学离我们村子五十华里外的苏木上。所以上中学必须寄宿。寄宿条件很差,宿舍还得自己烧炕取暖,烧柴也收费,加上各种学费,住宿负担特别大。接着弟弟妹妹们也陆续上中学,家里实在难以负担。此时,我萌生了买一辆自行车,骑车上学的想法。那时家里条件稍好些同学都有自行车骑车上下学。我说出这话可把我父亲难为坏了。

父亲说,把小花牛卖掉,买自行车。这太让我出乎意外了,这时的小牛就像我们家庭一员一样,朝夕相处,有了情感,每天看一眼它都有别样的喜悦;也感觉有了这两三头牛,心里有一种踏实感,就像“家有二斗粮心里不发慌”的感觉!听到父亲这么一说,我有一种惊慌失措的感觉,不由得叫了一声“啊”!那一刻,没有了梦寐以求的愿望即将实现的喜悦,要卖掉朝夕相处的小花牛,离别的悲伤油然而生。

小花牛还是卖了,卖了八十块钱,卖牛那天我特意躲开。自行车买来了!“白山”牌。我记得“白山牌”是排在第四以后的品牌。那时第一品牌是凤凰牌,第二是永久牌,第三是飞鹤牌,第四是红旗牌,白山牌可能是排在其后。白山牌是最便宜,一百二十块钱。而且所有品牌一律黑色。我老爸老妈卖的是最便宜的,就这样卖牛八十块钱也不够卖这白山牌自行车,另外的四十块钱不知是从哪借的。

自行车骑上了,家里也算增添了一件重要家当,也算是有了当时家庭时髦“三大件”的一大件。可不知何故,每当骑上自行车往返上学放学的路上,便想起小花牛,不知小花牛在哪里,长多大了?是死是活?仿佛此刻骑得不是自行车,而是我那小花牛。

“白山”一直陪到我上大学那年。之后父亲可能处理掉它了。直至今日我写此文,没人再提及它。但每每看见满街的单车,不由得想起我“白山”。 文/孟 和